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0
第五章	32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8
第八章	61
第九章	71
第十章	77
第十一章	86
第十二章	94
第十三章	101
第十四章	107
第十五章	116
第十六章	122

第十七章.....	134
第十八章.....	148
第十九章.....	161
第二十章.....	168
第二十一章.....	178
第二十二章.....	189
第二十三章.....	201
第二十四章.....	213
第二十五章.....	221
第二十六章.....	231
第二十七章.....	242
第二十八章.....	252
第二十九章.....	258
第三十章.....	268
第三十一章.....	281
第三十二章.....	287
第三十三章.....	294
第三十四章.....	303
第三十五章.....	314
第三十六章.....	318
第三十七章.....	327
第三十八章.....	331
第三十九章.....	337
第四十章.....	348
第四十一章.....	356

第四十二章.....	361
第四十三章.....	369
第四十四章.....	379
第四十五章.....	393

第一章

尤瑞黛有种飘浮的感觉，没有任何发热的症状，她觉得像在做梦，而又知道那分明不是梦。

她宁可叫自己相信这一切不过是个梦，那她就不至于那么惨了。手腕上因那天在沙滩上摔跤而来的擦伤，现在已经变硬为一片蓝紫。这些伤痕让她知道，她并非在某个天堂似的地方活过来——比如说，金苹果园地吧。不，她仍在尘世上，在一个两周前她与保罗在例行工作中发现的小岛上。他们还曾经开了香槟庆祝这个发现——在他们单调乏味的地学测量工作中，这可是无上光荣的一笔呢！

她深情地注视手表，那是一个复杂的机件，有四个刻盘和五个指针。这只表是地学测量会所属的民主世界联邦所赠，作为感谢她对安地斯山所作的卓越而宝贵的服务的一项礼物。表的背面刻着：“致芭芭拉·梅瑞克小姐，感谢她在民主世界联邦世界粮食健康部门，为地学测量所做的勇敢拓荒工作。西元二〇〇三年，五月廿二日。”（她在这岛是上生病复原之后，为了岛民的方便，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尤瑞黛。因这岛上的居民大部分出自希腊祖系。）日历表是她旅途中得到的最实用的一件礼

物。现在表上明确地指示出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一。她再次重复地向自己确定她降落在中太平洋上的一个奇异的岛上。这个岛是她这一时代的人从未听说过的。她清晰地回想起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他们如何离开智利海岸的圣菲利浦，平稳地飞行，夜间的着陆和她同事也是未婚夫的保罗之死，以及第二天紧接着来的大葬——再往后就是一片空白了。她一再想这些事情，试图把他们吸取在记忆之中。她不愿将她的处境戏剧化，那与她俄州人的个性不合。她真恨绕着这些想法打转——她是孤单的，是个永远的俘虏，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回去的希望渺渺茫茫。唯有周围环境非常的变化，才能使她的回去变为可能。

她在火化保罗遗体的小丘山昏迷过去，一直昏迷了二十四小时之久。在后来经常昏睡的衰弱日子里，一种不真实感经常困扰着她。南太平洋中的泰诺斯——保罗和她的发现。但那也可能变成真的——她可能在那次坠机事件中死亡——这种想法纠缠着她。她现在在岛上所看到的生命，是她重生的世界。没有人能说出死后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也许就像她刚离开的世界，只不过更好，更多愉快的色彩，更多的祥和。对了，“祥和”，就是这个字。只要是个安详宁静的世界就是一个天堂。或者说，好得足够当一个天堂了。民主世界联邦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安详的世界，这也是她全心献身工作的理由。她是在做梦呢，或是实实在在还活着？直到她喝了点汤，她头脑才清楚了些。而且，那些狂野的恐惧和幻想也消失了。她感官的接触得到了印证。毫无疑问，她是活生生的。只是她周围的生活太新奇、太意外、太陌生了而已。

天空更蓝，爬满在小屋外墙上的九重葛，颜色更鲜、更浓，简直紫得放肆。这还不算奇怪，图中黄色的香椽，树皮厚厚的，顶端狭长如半屈的手指，形状怪得吓人，也大得吓人。从她的床上，她可以看见早晨海面上的乳白光晕。几只渔船点缀其间，在海面上显得十分突出。如此安详和宁静，没有任何动静。整个景象，静止得像艺术家在瞬间捕捉的画面，成为永恒的静止。在那一刻，整个海洋像一片乳浆，又像淡蓝色浓稠的溶液，在一片银光中静悄悄的，微风掀不起一丝涟漪。幽暗的船影和它们投射在水面上的强劲线条显得醒目而强烈，就像大师笔下的浓黑和暗褐。再望过去，远处像一系列闪耀在阳光下的猫眼石，渐渐变为雾般不可辨的乳白而消失在远方地平线上凝固的云层中。

她出汗了，大半由于空气中的一股微温而不是来自她自身的热度。空气中有着微弱难辨的虫鸣骚动，反反复复地令人昏昏欲睡。时而划过鸟短促而尖锐的叫声，或白喉鸟的鸣声。她住在岛上偏北山脊上的一栋房子的底楼，俯瞰着深深的溪谷。那里有条河，把山脊上疏落的房子和斜向大海半里外的陡坡隔开。底楼的房间在白天比较凉快。两边开着窗，可以望见山泉下泻的迷人景象。悦耳的水声，像远处学童嬉戏的声音，在一阵午后的雷雨过后，声音变得更大。这种短暂的阵雨，只不过维持一时半刻，是岛上天气的固定现象。能将空气中和道路上的尘埃冲洗得干干净净。阵雨后，她自午睡中醒来，带着好玩的兴味，她凝神谛听着不同曲调的音乐。树梢上的树叶轻轻抖落下一串串水珠，滴进下面院子里的池塘里。这些纷扰的声音渐渐静下来以后，通常有两三股有规则的、有节奏的拍击声。各有

各的间歇，可能一种比另一种快些。时而一齐唱和，时而错开。时而拉长声音，时而又互相追逐起来。

她从床上半支起身来，她可以看到阴影中的山楂树叶，沿着河的两岸生长。波文娜，一个本地少女，会进入溪水来个午后游泳。她褐色的四肢，她的长发，她闪亮的眼睛和她带着全然自然的姿态所做的裸露，其中所流露出的单纯，这些都使她入迷。偶尔，也有其他的妇女像森林仙子一般在河的上游出现，同样地身上毫无遮掩。她在智利海岸与秘鲁边境的经验，已使她习惯于不同人群的奇异的举止和方式。她早想到这镇上周围有热带林、巨大的杉木和橄榄树。她早该料到这些的。

不，橄榄树该是个例外。那天是个令人困扰的景象，而且不是唯一的一种。在她因惊吓和疲惫而来的昏睡日子中，她还以为她是在某个古希腊岛上，或在阿加底亚的世外桃源里，或阿提卡平原的某个地方。她曾奋力抗拒这种想法，从她后面的窗子望出去，可看见巨大岩峰下的丘陵上，罗列着橄榄树叶和牧人的白色方形小屋，其间还有吃草的羊群，这些的确给人十分希腊的感觉。她觉得不是这个小岛疯了，就是她自己神智不清了。还有那个不可思议的名字，艾玛·艾玛，她是与她同住的美国女人，据推测好像是个人类学家。一头白发掩藏在巨型笔记本后面。为什么一个美国女人把自己叫成艾玛·艾玛呢？那是希腊文里的 M·M。这儿所有的东西都带有希腊风味。

还有位叫利斯帕思的医生，从她生病以来，每天早上都来看她。他是个矮矮壮壮的家伙，总带来一束金盏花和一瓶淡桔色的液体给她喝，向这位移植的现代医生抗议也没用。尤瑞黛非常不信任他，谁能信任一个敞着胸口，看来粗野，永远挂着

半像白痴的微笑和口操半古语的医生呢？他眼中没有怜悯，也没有一丝关怀病人福祉的迹象。他就带着那瓶自称是药的东西进来也不问她的病情如何，对她的问题也毫不在意，只是傲慢而粗鲁地叫她：“喝下去！”然后就和艾玛·艾玛谈起正飞临这个小岛的各种麻雀和偃鸟——利斯帕思医生还是个鸟类学家呢！他可是对鸟类学比对病人还要更认真，“喝了它！”他说。他简直没有一点医生的样子，他甚至很可能连他的职业都不信任，他对病人毫无用处。

尤瑞黛自艾玛·艾玛处得知，在这岛上，病会自己痊愈的，不管吃不吃药。连利斯帕思都这么说。她开始怀疑那淡桔色液体了——可怕的医生处方的可怕的东西。他说如果她不服他开的药，他就要替她放血了。他说他是不随意替人放血的，尤其是对这么美丽年轻的女士。“这个美国女人，真漂亮——像黛安娜一样，难道不是吗？”他以他支离破碎的英文说。这话听来真舒服。希腊语的音调总是轻柔、安逸和悦耳的，还有在每句话后面加上“不是吗”的优雅习惯。好像某人正在从事，或正要陷入一长串的哲学问题，以探究事物的真相和思想的本质。这神秘的字眼蛊惑着她。任何女人都将乐意走出病房，告诉她朋友说她被医生放血了吧！

利斯帕思医生离开以后，她问艾玛·艾玛说：“什么是放血啊？”

“放血就是将你的血脉割开。”

“我的血脉？”

“是呀，你的血脉——血管。”

“喔，我懂了。”尤瑞黛说着，倒抽一口冷气。这个念头不

断地往她脑袋里钻——模糊而不确定——医生要放她的血。不，她宁可做个乖孩子，喝下那瓶邈邈药。

尤瑞黛怀疑那桔色汁液是种春药，因为她很清楚地听到他和艾玛·艾玛的谈话。她衷心希望那不是使她爱上那个矮胖、裸胸和卷胡须医生的媚药才好。不管她身在何处，她看到、听到或想起的总是与希腊有关的东西。希腊人似乎取得了“爱”的专利权——从爱情之药到哲学，不一而足，还有媚药！希腊人真有那么多种爱情吗？那桔色汁液有种说不出的怪味道，对她颇有效。她觉察到，它能使她平静，使她恢复愉快。通常她喝完药后，头脑就清楚多了。

坦白说，她曾昏迷不醒。如果她在这儿发现了野蛮人，甚至食人族，她都不会太吃惊。但为什么她发现的竟是个欧洲人的殖民地呢？快乐，知足，文化程度高，显然没有战争的干扰。她突然想到，如果没有战争的阴影，而过一种快乐、无忧和简单的生活，这也许是现代人可以享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类社会理想的可能发展，并能脱离现代文明中自我的复杂和冲突。自从一九七〇年她出生以来，所听到的尽是战争和战争的威胁。这个殖民地是从那里来的呢？谁策划的？这个自称艾玛·艾玛的美国女人在这儿干什么呢？一切的一切都不太对劲，她觉得身体稍微好一点时，这种不真实感就消逝，她又恢复正常了。但到了半夜，这些疑虑又再度袭来。

她曾读到过，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丛林中的某处德国和奥地利的殖民地，完全被世人所遗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却被几个飞行员所发现。他们与世隔绝，根本不知道世界大战这回事。当地的女人被问及最需要的是何时，答案竟是一部新

的碎肉机。一九五三年，英国当局在马来亚重新殖民的时候，在丛林中发现一个中国人的殖民地，已经遗世独立了二百余年，他们只约略听祖先们谈起过大海，他们仍读《论语》的手抄本。希特勒投降后，一艘德国潜水艇连船员一起失踪了。十五年后，人们才发现他们已在一个遥远的太平洋小岛上建立了殖民地，与当地土女结婚成家，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也许泰诺斯就是这种奇异的殖民地之一吧！在战乱的环境中形成，完全被世人所遗忘。

是的，她知道自己没毛病。身心完整无伤，只不过受了最近事件的惊吓和在这岛上所见男女的穿着和风俗，再加上保罗的死，这一切使她一时承受不了而已。这里的生活方式与她以前所熟悉的生活截然不同，难免给她带来古怪、不稳的印象。也可以说，此地的秩序和和平太令人不解。她仍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自己，再找到自己的方向。

说不定她发现泰诺斯，会有一番新奇和刺激的遭遇呢！

第二章

她还没有完全复原，躺在床上，她试着将过去几天来所发生的事，一件一件地拼凑起来。

“卡美，卡塞，卡太，”她记得自己病重时，躺在床上不断地重复这几个字。葬礼的仪式，音乐，歌舞，身穿白袍，头盖白纱和袒胸露肩的美女——非人世所有的七弦琴声，仿佛来自阴间的迷人乐曲，还有琵琶和小提琴的声音——这些片片断断的影像，模模糊糊飘过她的脑际，像梦境般不真实。怎么会有小提琴呢？是谁带来的？自然不是遇难的水手，也不会是逃避原子弹的难民在匆忙中将它收拾起来的。她学过希腊文，离开大学后就全忘了，也许是藏起来了，现在却有小部分自她潜意识中浮现。在大学念过的希腊文中，这串字特别萦绕在心头——卡美，卡塞，卡太，她喜欢这串字。我静静躺着——你静静躺着——他静静躺着。听起来好慵懒，好迷人。她曾在礼拜天早上，懒在床上直到十一点，反复地念着这几个字，心里有种奢侈的感觉。那时候，她和她的同学老爱说：“我瞌睡兮兮的。”她说的意思就是昏昏欲睡。

只不过是四五天前，她还是芭芭拉·梅瑞克。她和保罗同

在智利村庄的一个孤立前哨站工作，他们的工作有时需驾机在空中，以四方格的模式测量这一带所有的陆地和海洋。这个工作逐渐变得单调、机械化，后来还显得愚昧。当然，在这地区没有岛屿——有的只是几千万平方里的海水。有一次，他们飞行到三千尺的高空，下面的海洋密布着泡沫般的云层，能见度很低。从云缝中，只看见一片片紫蓝的水面。为了安全的理由，保罗坚持这个高度。他们木然地拍了几张照片。在回圣菲利浦的途中，他们发现其中有张照片上，有极暗的阴影露在云层间，可能是林地或水面，四周是海岸线，突出在一圈色泽较浅的阴影中。在浓黑的部分，有些很小的白色直线，分布在三四个不同的点上，那可能是某种石造的房屋。如果那是个小岛，甚至可能是能住的或已有人住的小岛，也是他们日渐烦闷工作中最刺激的一大发现，他们可有些新鲜报告送给世界粮食健康部了。当然，非等到他们完全证实了他们的发现，他们是不会对任何人提起的。

尤瑞黛清晰地记得，那夜他们起飞的时候相当兴奋，如果小岛确实存在，他们将在第二天太阳下山前飞过该岛。第二天，当亚热带的太阳在他们面前缓缓沉下海面时，他们抵达了。起先是一阵兴奋，然后是一阵迷惑和恐惧。上面也许有食人族呢！尤瑞黛记得保罗调整了他的安全带，还将手枪的扳机扣上了。那样子看来蛮好笑的。保罗不是军人，他是个科学家。他低飞了三小时，绕着小岛转了又转。从飞机上，这个岛看来像趴着的章鱼，伤了手脚，有着锯齿状的海岸线，部分外缘有更小的岛屿围绕着，西边和南边有珊瑚礁罗列着。小岛本身是一大片的林地和牧草，中间是一座平滑的圆形石峰，相当高，在西沉的

夕阳下闪着红紫色的光辉。

毫无疑问，小岛有人住。上面有白色的小屋，一些大点的方形建筑，充满廊柱，是由凝灰岩造成的。他们惊异极了，拿不定主意。小岛不该在这儿的，房子多少说明了某种程度的人类文明，一种未曾听说过的文明。然后，在飞第二圈的时候，他们又发现在海岸外停着几艘渔船。但是，虽有这些迹象，这小岛却一片死寂。城中心掩盖在丛生的植物中，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保罗决定低飞，来把全岛的人吵出来，看他们尖叫着跑向户外。结果似乎连一个活人也没有。

他们决定在礁湖岸边降落。他们骇然发现，竟有成堆的尸体散布在沙滩上。飞机的引擎以缓缓下降之势呼呼转动着，试探性地掠过水面，准备一看见林中有子弹或长矛射出来时，他们就飞走。他们安静地着陆，眼睛望着四周，耳朵保持警觉。一片死寂。他们继续留在机舱中，随时等待任何事情的发生。沉默令人费解。居民一定看见他们了，黑暗的灌木叶后面是否有一双双眼睛向外偷看呢？保罗疲倦了，尤瑞黛的心像村子里的帮浦一样，扑扑直跳，显然没人注意到他们。

夜色降临岛上，带来了虚伪的安全感。无论如何，他们很高兴被仁慈的夜所掩护。他们得做些什么，他们也实在太累了。谁知道呢？也许岛上的居民很友善。慢慢地，他们壮起了胆子从机舱中走出来，呼吸着岛上的新鲜空气。他们无法探险，黑夜中也没什么好看的。极目所望之处，一盏灯也没有。单是这一点就非常奇特。两人一起在无人的世界里默不出声。保罗突然爆出一阵大笑，尤瑞黛也笑出来了，整个情况把人逼得要发疯。然后保罗又有意地发出一阵笑声，其实是一连串的咆哮。保

罗害怕了，任何人都会害怕的。岛上的居民为何不开一枪什么的呢？这样他们至少知道该做什么——爬回机舱，立刻飞回无边的夜色之中。

但是什么都没有，礁湖水面在温暖、芳香、半明半暗的亚热带的黑夜里闪着金属的灰光。那晚，他们就在飞机下过一夜。

保罗把枪带来真是一件错误。尤瑞黛只记得，他们第二天早上站在城市的入口处，离喷泉大约几百码，上头是枝桠交错，树须垂地的红树，保罗咻咻地挥飞着手枪，使他的样子看来可笑。在他们面前，是一群长着胡子的半裸男人围成半圆，其中还有几个女人。保罗很紧张，尤瑞黛站在他旁边，可以听到他粗重而短促的呼吸声。居民的面孔很阴沉，冷冷地很不高兴。

其中一个人，双手交叉在胸前，狠狠盯着保罗。

“把那玩具放下来！”那人说着很好的英语。

保罗该高兴的，可是他并不。也许他是被外表奇异的居民吓坏了，一些居民穿长袍和凉鞋，有些人穿衬衫和短裤，他还是挥动着他的枪。

“把那玩意儿放下来！”那人又说。

尤瑞黛站得很近，她轻轻地把他手里的枪放下去。保罗松了一口气，他把要命的武器慢慢放回枪套里。

但是，无论有没有枪都不会有多大分别。那人走上前，他们握了手，那人说他叫格鲁丘，是美国人。居民们还算客气，甚至可以说是友善的，一种对不受欢迎的客人的友善。接下来的是一连串问题与回答，保罗向格鲁丘解释他们的身份和正在从事的工作。

这时，一个名叫劳思的人走上前来。他能说流利的英文，而

且还带点学者风味和希腊口音。他们被带到广场上，在一家餐馆接受招待。他们和劳思与格鲁丘一起吃午饭，劳思对他们的工作问了许多问题，侍者送来当地产的红酒。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小孩挤在广场上，显得非常兴奋。他们觉得自己简直像外星来的怪物一样。

保罗和尤瑞黛现在放心了，事实上他们对这块殖民地的发现还显得相当热心，相当快乐。格鲁丘也变得非常友善了，他说他名叫玛尔士，是个名喜剧家的儿子。没人知道他是否在戏弄他们，反正真假也无所谓。格鲁丘以前是领航驾驶员，飞机于降落此岛时坠毁，他是唯一的生还者，所以他在这里。他快乐吗？非常快乐。难道他们没看见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吗？

格鲁丘，一个肩膀厚实的大块头，爱吹牛，话多，友善又虚荣，喜欢在女士面前出风头。他为她们服务，带她们逛街。不，他们不该想要离开，在上帝的乐园里多待几天又有什么关系？唉！连阿拉的乐园里也找不到更美的黑眼女神呢！劳思吩咐酒店主人琪隆说，楼上有间房间，他们可小睡一小时——他们该休息一会儿的，飞了那么久。午睡之后，他再带他们到内陆湖去。保罗见过公开的裸浴吗？他是指地中海式的公浴。喔，他什么都还没见过。

尤瑞黛想起她第一次到湖滨的情景，那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仙子戏水”图！她几乎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如果说岛上年轻的女孩习惯于露上半身，她并不惊奇。可是现在却有六七个少女在深浅不同的水中嬉戏，全都是一丝不挂的。格鲁丘是个游泳好手。

“下来吧!”他在水里大叫。

午间的闷热，使清水格外诱人。保罗脱掉衣服，随他跃入水中，尤瑞黛觉得有趣极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上岸了。有两三个女孩也同时上来了，就在高大的松树下公然地穿起裙子。

“你不觉得该去看看飞机吗?”尤瑞黛问。

“是的，是该去看看。”